

八月櫻桃

李素心开了录音机，拿个水果，跳上吊椅，用力咬了一口苹果……

“……又是尤烈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笑我，一向提起男人就翘鼻子的李蕙心，怎么忽然对这个大男孩发了狂？唔！如果你见过他，你就会明白，我为什么会神魂颠倒，可惜你远在巴黎。
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终于成功了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请尤烈吃一顿饭，后来他还请我上夜总会。

我知道尤烈女朋友很多，对手也强；但是，我一定有办法把尤烈据为己有。

为了他，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

你很快会听到我的喜讯，好妹妹，你为我祝福吧！”

素心关上录音机，摇着吊椅，想想大姐蕙心，想想尤烈（她没有见过尤烈，只能把他幻想成三浦友和），她不禁由心坎里直笑出来。

素心一共有四兄妹，她排行最小，蕙心之后还有两个哥哥，二哥是溺水溺毙的；三哥在墨西哥开快车出了事。李太太伤心过度，一病不起，从那时候起，素心的父亲没有再做律师。

李蕙心大学毕业，马上帮助父亲打理祖父的生意。蕙心是个很爱家、很有责任感的女孩子。由于她长得不漂亮，她早就下了决心一生为李家服务。她能干、精明，不久李父去世，她便独力支持李家的生意，商场上，无人不认识女强人——李蕙心小姐。

二十八年来李蕙心从未交过男朋友，一天到晚忙赚钱，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素心的身上，她希望最心爱的小妹妹将来有个美满的归宿。

两年前蕙心亲自把素心送去法国念服装和橱窗设计，素心对这两门学科有兴趣，学成对百货公司也有很大的帮助——李家拥有三间规模很大的百货公司。

素心虽然一个人在巴黎，但是蕙心令她生活得很舒服。给她租了一层房子，还有一个管家侍候她。

蕙心每年来看她四五次，顺便参观巴黎的时装表演。平时两姐妹一有空就互通长途电话、寄录音带、写信，感情非常好，素心对姐姐又敬又爱。

最近不管通电话、寄录音带、写信，蕙心总会提起她一见钟情的尤烈，最近，更一切以他为主。

素心很高兴，因为姐姐终于有了对象，她常常担心，李蕙心会孤独过一生。

有人敲门进来，是何顿太太：“SUSAN小姐，长途电话。”

“谢谢！”素心走到床边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！大姐……芳姑？出了什么事？……大姐刚去世？怎么会？……她身体一直很好，她进医院干什么？”素心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何顿太太吓得呆住脚步。

她回身进素心的房间，看见素心晕倒床上，手中紧握电话筒。

“SUSAN小姐。”

素心冷静而沉着地办妥了李蕙心的身后事。很奇怪，蕙心最爱的尤烈没有来送殡，只送来了一个白玫瑰花圈。

这件事，很明显是因他而起，他竟然这样无情，素心默默地记在心里。

这天，素心把芳姑叫进房间。

“大小姐出事那天，你送她去医院的？”素心问。

“是的，二小姐。”

“把那天的经过详细告诉我。”

芳姑想了一下说：“那天是星期六，大小姐不到十一点就出门，我以为她回公司，后来公司有电话来找大小姐，我才知道她没有回去。到傍晚，六点多钟，大小姐回来了，她的面色很难看，拖着疲倦的脚步，头发全垂下来。我问她喜欢吃什么，她摇摇头，我跟进房间问她要不要吃粥，她还发脾气赶我出去。差不多八点钟，工人房的铃声响得很厉害，我跑上大小姐的房间一看，她在床上辗转呻吟，面白得像纸，她捧着肚子叫我打九九九……”

“她没有叫你打另一个电话吗？”素心鼻骨酸痛，泪水又流下来。

“没有，大小姐很辛苦，满脸冷汗，她的白裙子染满了鲜血，我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后来救伤车来了。”

“救伤车来之前，她跟你说过什么话？提过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，大小姐紧闭着眼睛张着嘴，看样子她已支持不住了。救伤车来，我马上送她进医院。”

“警方向你问过话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先随大小姐到急救室，后来大小姐被送去手术室，他们不让我进去，叫我在外面等候，我和一位女警在外面等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医生出来，他要见大小姐的亲人，我告诉他，二小姐在法国，他进去，一会儿出来，说大小姐流血过多死了，我马上在医院打电话给你。”

素心拿起一封信，那是李蕙心的死亡报告书——堕胎后，流血不止致死。

“警方当天晚上派人来调查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还搜查过大小姐的房间，他们找到一张咭片，后来把那黄六医生拘捕了。”芳姑垂下头，用手帕抹了抹眼睛。

“大小姐在医院，有没有和你或者任何人说过话？”

“没有！进急症室，大小姐已昏迷，我只见到她的面色越来越白。”

“这些日子，是不是有一个姓尤的男人，常常来看大小姐？”

“尤公子？”芳姑摇一下头：“来过一两次；不过，大小姐常常打电话给他，好几次，我见尤公子送大小姐回家。”

“尤公子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“很好看的！像……总之像明星，高高的，大小姐很喜欢他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素心面一沉。

“大小姐有一天对我说：‘芳姑，如果尤烈肯娶我，我愿意短十年命。’”芳姑叹了一口气，“司机告诉我们，那位公子女朋友一大堆，大小姐和他一起，老要大小姐逗他开心。”

“大姐真傻，一个臭男人！”素心很气，“大姐死了，他竟然没有来过。”

“以前，也是大小姐请他好几次才肯来。”

“可恶！芳姑，除了姓尤的，还有没有别的男人来找大小姐？”

“没有，大小姐也不是随便和男人来往，除了亲戚和生意上的朋友。”

“那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尤烈。”

“二小姐……”

“他是那孩子的父亲。”

“除了他，大小姐根本没有一个看得上眼，我差点忘了大小姐是堕胎而致死。”芳姑喃喃自语。

“你也认为他害死了大姐？”

“二小姐，你准备控告那位尤公子？”芳姑忙着问。

“控告，控告他什么？大姐又不是十六岁，除非他押着大姐去堕胎。”素心突然灵机一动，“黄六医生既已被捕，我可以向警方打听一下……”

“……张帮办，我想知道是谁陪李蕙心去找医生堕胎的？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只有她一个人。”

“她没有告诉那医生，是谁介绍她去堕胎的吗？”

“有！一个姓单的模特儿；不过两年前她已嫁到巴西，她和李蕙心的死无关。我已经和她联络过了，她以前是你们百货公司的特约模特儿。”

“我还想知道，我姐姐死前有没有遗言？”

“没有！她送进医院时已经半昏迷，她没有跟我们警方人员说过话，连医院的护士也听不到一言半语。”

“最后跟她在一起的人是谁？”

“驻院医生——张宁。”

“你可以安排我们谈谈吗？”

“很不巧，令姐去世的第三天，他便去了英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素心突然神经紧张。

张帮办笑了一下：“医院派他去英国深造，早已办好手续，你姐姐去世那一天，他是最后一天当班。我也跟张医生谈过，他说早点送去医院或可得救……”

素心几乎见过蕙心身边所有的人，她只想证明一件事——蕙心怀了尤烈的孩子，尤烈抛弃她，蕙心堕胎而死。

她要为姐姐报仇，她潜意识不喜欢尤烈，认为他是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魔鬼。

她又去见蕙心的秘书——莎莲娜。

“我姐姐的事，我相信你知道不少。”素心说。莎莲娜跟了蕙心几年了。

“知道，包括李小姐怀孕的事。”

“你知道多少？”素心紧张地抓住莎莲娜的手。

“最初，是李小姐对尤公子有好感。二小姐，你知道李小姐一向不喜欢交男朋友，尤烈可以说是李小姐的克星，他故意挑逗李小姐，有时候还打电话跟李小姐聊天，令李小姐更喜欢他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也喜欢大姐吗？”

“坦白说，李小姐并不漂亮，年纪比尤烈大，尤烈的女朋友个个年轻貌美。”

“但是，他主动接近大姐。”

“他喜欢捉弄暗恋他的人，人家痛苦他就快乐。”

“拿人家的感情开玩笑。”素心突然问：“你对尤烈的思想，似乎很了解？”

“我有一个女朋友吃过他的亏，差点自杀！”莎莲娜叹一口气：“其实，李小姐如果不是爱得盲目，她应该知道尤烈玩弄她；最初，他对李小姐很好，

后来李小姐发觉怀孕了，尤烈就不再找她。”

“堕胎医生是尤烈介绍给大姐的？”

“他肯为李小姐出主意就好了，他根本就不理会李小姐，后来他还去了日本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李小姐既孤单又徬徨，我看见她哭了好几遍。”

“好狠的心！”素心一咬牙：“你真的认为孩子是尤烈的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谁？李小姐从来没有喜欢过男人，尤烈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二小姐不信，可以问问任何一个人。”

“我相信，不必问任何人。我清楚，尤烈不负责任，害死大姐，他应该受到惩罚。”

莎莲娜，姓尤的回来，告诉我，我去找他算账。”

“二小姐，这样是没有用的，”莎莲娜那恳切地说：“你没有证据，他可以不承认，还可以反过来嘲笑你。”

“可恶！”素心用力撕着手帕。

“二小姐，以后你会碰到这个人，小心些，他真是玩世魔王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会记在心上。”

“安芝，我们是老同学、好朋友，你承认不承认？”

“当然，只是家庭环境限制，我念完商科就出外做事，而你有条件出国，去了法国留学。”

“我不回去了，这儿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做，我要接管大姐的生意。”

“你这个年纪不念书很可惜。”

“喂！你在尤烈那儿工作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素心转着眼睛珠子：“你是他的女秘书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“秘书之一，还有总秘书，我相貌平凡，他连我的名字都记不清楚。”

“他的总秘书，一定是很漂亮的了。”素心扮了一个鬼脸。

“是真的漂亮，跟你呢？还差得远。”

“你的老板为人怎样？”

“富有、年轻、英俊、能干、有型，女孩子的梦中王子。”

“为人呢？别尽说外表。”

“不大清楚，有人说他专门玩弄感情，追求他的人都没有好结果，他太骄傲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，”素心点一下头：“所以我想结识他，说我追求他也可以。”

“素心，你千万不要，你会吃亏，我不会为你们作介绍人，我负担不起。”

“你不必介绍，你只要帮助我，给我一点消息就够了。”

“我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保持联络。”

法资银行的董事请吃晚饭，素心和尤烈都在被请之列。

素心梳了一个宝黛丽发，满头彩珠，身上是一件露背的纯白晚礼服。

她带着莎莲娜进场，吸引了所有男士的注意，包括尤烈。

“这个女孩值二十分。”柏加对身边的同伴说，另一个男的看得呆了眼。

“有什么好看？”尤烈拍他一下：“太漂亮的女孩子，根本没有内涵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经验！美丽的外壳，可怜，啧！我不能忍受太无知的女孩子，就算她们美若天仙。”尤烈拉柏加到餐桌前：“别看了，那些跟着她的男人，像不像

狗？”

“你女朋友虽然多；但是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她。”

“她身边的男人，又有哪一个比得上我？嘎！”尤烈昂了昂脸。

“你既然放弃，我全力追求她。”

“请便，我可不在乎。嗨！安妮、雪儿，过来陪我喝酒！”

尤烈和安妮、雪儿嘻哈大笑，霍夫人拖着素心过来。

“素心，我介绍尤烈给你认识，他是工商界最杰出的年轻人，国际财团的唯一华人董事，也是我的内侄。”霍夫人又微笑着说：“这是最漂亮的李素心小姐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！”尤烈毫不起劲地伸出了手。

素心双手握着水钻晚装手袋，她只是轻微点一下头，连手也没有伸出来，但是却向柏加甜笑。

“李柏加，尊尼的好朋友。”

“好吗？”素心主动和柏加握手；不单如此，而且还任由他痴痴地握着她的手，毫不经意地对霍夫人说：“去年圣诞我和几个同学去威尼斯度假碰见尊尼，我们在河畔吃晚餐看日落；今年暑假他去巴黎看我，刚巧我去了马赛没遇上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孩这样痴心。”霍夫人一提起儿子就合不拢嘴：

“我告诉他，追求素心的男孩子排满几条马路，劝他别想坏了脑袋。”

“安娣，别开玩笑！看，有贵宾来了。”素心礼貌地把手抽出来，柏加羞得满面通红。

“啊！是张议员夫妇，柏加，代我招待李小姐。”

“我想到露台走走。”素心给柏加一个鼓舞的微笑。

柏加诚惶诚恐地陪着素心，尤烈被扔弃在后面。

换了别人一定会感到难于下台，自尊心受损；但是，尤烈竟然无动于衷，好像素心从未出现过似的。因为有四五个女孩子走过来，把他围在中间。

舞会由始至终，都是由尤烈和素心控制，女孩子围住尤烈；男孩子缠住素心。尤烈从未想过去请素心跳舞；素心也根本没有当尤烈这个人存在过。

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李素心。

这天，尤烈和名模利妲妮在国际俱乐部吃晚餐，不久，素心和有美男子之称的利公子到来。

利保禄和尤烈打招呼，素心和利妲妮打交道，希望把她收归旗下。

利保禄没忘记把素心介绍给尤烈，因为尤烈比他强；但是素心又比利妲妮强。

“我们前几晚见过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素心睁着她那双水汪汪的凤眼：“哪儿？”

“我姑父的舞会。”尤烈没好气：“你不是患了健忘症吧？小姐。”

“啊！霍董事长的舞会，那天人真多。”素心朝利保禄笑，挺俏皮的：“那天晚上我好像也没有见到你。”

“我还在英国公干未回，早知道有素心出现，我情愿生意也不做，飞回来。”

“有趣！”素心还在笑，一面对利妲妮说：“我早上一定在总公司，等你电话。”说完，素心挽着利保禄的手臂到他们预定的桌子。

“你怎会认识她的？”尤烈皱眉问。

“我是第一流的红模特儿。”利坦妮翘起鼻尖：“她是百货公司的老板，卖的全是名牌时装。有SHOW，不找我找谁？她倒是蛮有眼光的。”

“你那么了不起，不要和我一起吃饭。”尤烈做了个逐客令的手势。

“打令，人家在开玩笑嘛！”

“别肉麻！这儿又不是姻缘道。”尤烈拉开她的手：“她是什么老板，她打扮得再高贵还不是学生妹一名？跟男生胡搞差不多，做生意？哪一门的料子？”

“她是个学生，在巴黎学服装和橱窗设计，她姐姐死了，公司没人管，所以她由法国跑回来。”

“百货公司？她姐姐死了？她不会是李蕙心的妹妹吧？”

“就是呀！别瞧她年纪轻轻，听说只有十九岁，可是人挺能干的。”

“哈！想不到她竟然有那么丑的姐姐。”尤烈在想着笑。

利坦妮看了看尤烈，小心地问：“几乎所有的公子哥儿都去追求她，你是不是对她也有意思？”

“我？”尤烈不屑地“嗤”了一声：“这个女孩子没有家教，不懂礼貌，找男朋友没眼光，缺点一大箩，送上门我还嫌来历不明。别说了，吃牛扒吧……”

以后无论尤烈去哪儿，总会碰见素心。到球会打球啦、出海开快艇啦、郊外烧烤啦、电影院、夜总会、“的士高”、马场、赛马车场……至于上流社会的酒会、宴会、派对……甚至私人式的聚会，有尤烈就有李素心。

尤烈身边的女伴转来转去，李素心身边的男伴也转来转去。

不久，霍尊尼回来了，局面似乎有少许的改变。

和李素心一起占时间最多的是霍尊尼，差不多是三分之一。

“坦白说，”尤烈伏在游艇的甲板上晒太阳，他看了看在海中滑浪的李素心：“这个人没有什么好，只有一个优点——不平凡。谁知道，她也跟那些庸脂俗粉一样，一下子就给尊尼套住了。”

“这样我才安心一点儿。”千金小姐凤仪说：“她和你相似的地方太多了，我真担心有一天你们会彼此爱上对方。”

“她呀！肤浅又骄傲，眼睛长在额头上，她大概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我会爱上她？人家追上门来我还得挑选呢，别以为我是个垃圾箱！”尤烈叫着。

“你给我宠坏了。”凤仪一面替他涂太阳油，一面瞄着他说。

“我单是应付你们已经够了；所以，就算她来追求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”尤烈在太阳镜下看尊尼：“让这小子来乐个够。”

“其实霍尊尼也不错，年轻又英俊，还是个银行家。”

“你看上他我把你送给他……”

“不，不……他哪能比得上你。”凤仪马上投怀送抱地讨尤烈开心：“我只是说他和李素心。”

“虽然我和尊尼是表兄弟，但是说句良心话，尊尼根本配不起李素心。”

“你不是说她肤浅，缺点又多？”

“但她外形值二十分。”

“呸！比宝黛丽美得还多十分？”

“当然，宝黛丽美得粗糙、也美得细致。你看她双足，小巧嫩白，美丽的女人不难找，连足部都十全十美的就不多见。我发觉不少美女都有一双大脚板，看了就反胃。”

“我呢？”凤仪马上展示双足。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“过得去吧？”

“勉强可以。”尤烈呼一口气。

尤氏家族、霍氏家族、赵氏家族刚组织了一个财团，准备卖官、私地，建酒店商场以及度假村。

赵子洋是尤烈的好朋友，他爸爸是新加坡的大富翁，钱多得厉害，全世界都有赵家的生意。

尖沙咀地王拍卖在即，他们是志在必得，这天开常务会议，霍尊尼突然提意让李素心加入。

“我反对！”尤烈第一个举起金笔。

“原因呢？”尊尼面色一变。

“因为她不够份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尊尼，这是财团，没有钱，就是没有份量，很简单。”

“也只不过是个小财团，我们永远投不到架空缆车。”尊尼嘲讽地说。

“那你不用担心，国际财团会承办一切的大工程，我是董事之一，这我可以保证。”尤烈很得意地笑。

“还是唯一华人董事。”尊尼摇一下笔：“不要说题外话，现在我们每份三亿元，三个人才九亿；如果让素心加入，每人二亿五千万，加起来还有十亿，既是财团，钱越多越好。”

“我相信这儿没有人在乎那五千万，”尤烈哈哈地笑：“但是，你那位李小姐只不过是开百货公司，是三间吧！加起来还不够二亿元呢！尊尼。”

“你不认识素心，她刚由外国回来。”尊尼满面的红，气鼓鼓的：“但是李福荫你总听过吧，五十年前他炒地皮赚了多少钱？”

“唔！李福荫的确赚了不少钱，还得了个衔头，是太平绅士吧！怎样，是李素心的爹？”

“她爹做律师的，那是她祖父。”

“尊尼，”尤烈拍一下他的肩膀：“别忘了我回来香港还不足一年，我根本对这儿的事还是一知半解；况且，我是个商人，既不是考古学家，也不是历史学家，你要多多原谅。”

“你总可以让素心加入了把？”

“这可不能，我们是做大事，加了个女人进来总不大好，你知道，她应该还在念书，根本不适宜做大生意。如果你一定要十亿，我个人负责四亿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尊尼站起来。

尤烈的秘书敲门进来：“霍先生，你的电话。”

尊尼悻悻然走出去。

“喂！子洋。”尤烈乘机说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要支持我。”

赵子洋点了点头。

一会儿，尊尼回来，脸上透着笑意：“明天再开会好不好？”

“女朋友电召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，考虑一天，对大家公平。”尊尼看了看表：“我还要回银行，明天十时再见。”

下午，赵子洋接到尊尼的电话，尊尼要请他吃晚餐。

尊尼的理由是，赵子洋从未到过他家的新别墅。

“尤烈也去吧？”

“啊，不，他约了几个电视红星，要招待一班外国厂商；而且，我们别墅还是他的建筑公司兴建的，他早来过了。”

当赵子洋到达尊尼的别墅，他看见一位全身银蓝的天使。

尊尼为他们介绍，她伸出了雪白的纤纤玉手，赵子洋心魂重归才匆匆把自己的手伸出来：“李小姐，素仰。”

她向他笑，两个娇俏的酒涡衬着她那张脸蛋儿，甜得像蜜。

“先喝杯酒。”尊尼从男仆手中接过酒杯，送给李素心和赵子洋。

“李小姐是开百货公司的？”

“小本经营。”她的牙齿整齐洁白，身体透着淡淡的幽香。

“自从素心管理，公司卖的全是名牌货。赵子洋，你一定要捧场。”

“一定、一定的。”

“也不全是名牌，争取代销名牌不是那么容易，我工作能力不够，经验也不足。”

“那就更非要子洋帮忙不可，赵伯伯的生意遍布全世界，人面很广，商场上的人，个个要给他老人家面子。”

“李小姐，假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乐于帮忙。”

“谢谢。”李素心顾盼之间，俏丽迷人：“我敬你一杯，赵先生。”

“不敢当，如果你叫我的名字，我会感到很光彩。”

“干杯，子洋。”

“干杯！”他开心得一颗心在跳舞。

“子洋！”尊尼觉得该是说话的时候：“子洋……”

“嘎！”赵子洋几乎整个跳起来：“是你叫我吗？”

尊尼忍不住笑：“我们这儿除了佣人，只有三个人，你对着素心，不是我还有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赵子洋难为情起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认为素心是不是做大生意的料子？当然，她只有十九岁；但是她聪颖、有眼光。”

“我经验不足，但我会努力，补偿我的短处。”

“李小姐……”

“你也应该叫我的名字。”

赵子洋开心得几乎说不出话：“素心根本就是个最年轻的女强人。”

“女强人？”素心的表情惊愕而诧异：“我是不是应该再等二十一年？”

“二十一年后你已经是女强人祖母。”尊尼望着子洋：“你认可的，可不能跟着人家说素心没有份量。”

素心望着尊尼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，我们吃晚餐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十时。尤烈、赵子洋和霍尊尼，坐在尤烈的会议室里。

“昨天我们提过很多问题。”

“李素心加入的事。”

“考虑一天，时间够不够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根本用不着考虑。”尤烈的神态是傲然自信的。

“那，我们用举手的方式，少数服从多数。”尊尼说：“同意素心加入我们财团请举手。”

他第一个举起手，赵子洋紧跟着。

“子洋，你……”

尤烈的爆炸性脾气是出了名的，他几乎想扑过去揍赵子洋一顿，赵子洋双手交叉挡在前面：“你应该听听我的理由，尤烈。”

“你有什么理由？出尔反尔、莫名其妙、不守诺言，你神经病。”尤烈指住赵子洋，语气很重。

“我是为了大家好，我们本来叫三角财团，这名字不好。”

尊尼点着头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三角是铁三角的意思，牢不可破。”

“三角是由三个点、三条线合组而成。两线交叉于一点，交就是冲突的意思，和气生财，既有冲突，何来和气？根本不生财。”

“鬼话连篇。”

“四角财团就不同了，两对平行线，四个九十度角，一切都完整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了冲突就是和气，和气可生财。”

“什么三角形、长方形，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上几何学。”

“你们讨论几何图形等散会之后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决定让素心加入。”尊尼指住尤烈：“刚才你鼓掌同意表决。”

“好。”尤烈盯住赵子洋：“我被奸人出卖，没话说。”

“下一次开会，我们让素心参加。”

“地王不久公开拍卖，明天就要开一个全董事会，到时也把素心接来。”赵子洋对尊尼说。

“啊！素心！”尤烈恍然而悟：“原来你中了美人计。”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人家一样要付钱的；况且，她人很聪明，判断力也高，并非无知少女。”

“她学过建筑，懂得地产吗？”

“她学设计的，工程和设计，有很大的连系。”

“她是学时装设计，与建筑何关？”尤烈喃喃地骂：“笨蛋！”

“明天再开会，我会带素心一起来。”尊尼拍了拍赵子洋的肩膊：“明天同样时间再见。”

“我也要走了。”因为赵子洋约好李素心去吃午餐。

“我们一起吃午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尤烈一直不服气。

“改天吧，我今天有约。”

“尊尼不会把姓李的让给你，尊尼追了她好几年，姑母当众说的。”

“在素心未出嫁之前，任何人都可以追求她；而且她对尊尼也很普通，并不像一双情侣。”

“尊尼要是不迷她，怎会为她极力争取？你一向不笨，为什么这样糊涂？”

“尊尼迷素心是事实，但素心并不迷他，谁也没有权禁止人家去爱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也爱姓李的？”

“起码有好感；不过有一天，尊尼可能成为我的情敌。”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尤烈肯定地说。

“假如我失败的话，我会失望；但，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没有理由后悔。”

“你喜欢交女朋友，为什么不早开口，我有很多女孩子，你喜欢哪一个我都可以给你。”

“我不是没交过女朋友，你的女朋友我大致都见过，她们很漂亮；但是，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并不容易。”

尊尼陪着李素心出席会议，素心穿了一袭雪白色的及膝真丝裙子，一顶宽边法国白帽子，青春又高雅。

头上没有彩珠，丝一样的秀发随意披散在裸露的肩上，清新、自然得犹如出水的白莲。

她发表意见不多，处处表现出她正在努力学习，她并不反对尤烈负责投地；但是她提议将来酒店内应该设有女士美容中心和男士美容中心。她幽默地说，爱美已非女士独有的天性。

尊尼和子洋马上支持，尤烈看见他们两个像哈叭狗似的，不由得生气；但是他找不到理由发作。

素心倒是很少理会他的，无论他说什么，她只是低下头，没当他存在；但是对子洋和尊尼发表意见，她多半有热烈的反应。她的表现，虽然不露痕迹，但尤烈是身受者，自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。

开完会，大家到休息室喝咖啡，尤烈很灵巧地坐在她身边。

素心马上示意尊尼和她互调位置，好像尤烈是个带菌者。

尤烈忍无可忍，他说，声音很生硬：“李小姐的确长得很漂亮，做生意可惜，应该去拍电影。”

“素心不会喜欢演戏，要她演戏才糟蹋她；不过，如果素心真的演戏，我担保她一定红透影坛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！”尤烈没看素心：“像李小姐这样好看的女明星，我起码有二十个。”

如果人人去拍戏，李小姐就算红，也是二十分之一罢了。”

“没有份量的人才在乎自己的样貌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出卖色相，也不会拍片。或者有人会认为和明星在一起很光彩，我可不以为然。”素心平静地如闲话家常。

“出卖色相并不是名女人的专利，有些自以为是女强人的女人，一样是靠一张脸去讨好男人。”

“这大概是尤先生经验之谈。”

“倒没有人够胆量用在我的身上，美丽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，麻木了；再说，我不是个容易讨好的人。”

“每天在尤先生身边的女士，难道全是木乃伊？”

“我不反对女人追求我，反正女人是男人无聊的消遣品……”

“尤烈！”赵子洋叫住他。

“我说错了什么？女人除了令男人开心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“创事业，素心就要管理几间百货公司。”尊尼好担心素心生气；可是，素心却笑而不语。

“创事业？李小姐，那些百货公司是你开创的吗？”尤烈讶然地问：“起码，以前还有位李蕙心小姐。”

“真想不到，你还记得起亡姐，亡姐泉下有知，一定很安慰的。”素心眼睛湿润，但脸上仍然带笑。

“李蕙心小姐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也是你身边供你消遣的女朋友，是吗？”

“她人虽然不漂亮，倒是真真正正能做事的人，我们是生意上的朋友。”

“生儿育女的，算是什么朋友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尤烈盯着她看。

“你似乎很紧张，难得。”素心一阵笑：“你不是对我大姐情有独钟吧？”

“真会开玩笑！”

“噢！对不起，我忘了姐姐不漂亮，尤先生怎会对她产生真感情。”素心看看尊尼，看看子洋：“如果姐姐够漂亮，情形会不同。”

“我对任何一位小姐都没有情，不管她漂亮不漂亮，送上门来，大家玩玩开心没关系，我不想再讨论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。”他显得有点烦躁，这一节都落在素心的眼内，她一直很小心地观察，他那反复不安的情绪，不正是作贼心虚吗？本来，和李蕙心拉得上关系的，就只有这玩世不恭、狂妄、自大的花花公子，几乎可以肯定；不过素心仍然希望公平些；现在，不是一切证明了吗？素心恨他，她要报复。

“投地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用三角公司的名义。”尤烈继续说。

“用什么名义，就是用尤先生私人名义都没有关系。”素心一点也不在乎：“只要你们在法律上承认我是合股人就够了。”

“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”尊尼说：“我会尽快更改商业登记的名字。”

素心看了看表：“午餐的时间到了，子洋，和我们一起吃午餐。”

“好的，尤烈……”

“我有约，失陪。”尤烈不是麻木不仁，从第一次在霍家舞会中，李素心不肯和他握手；以后处处碰面不打招呼；刚才她邀约尊尼和子洋午餐，就是不提他。李素心已是存心瞧不起他，或者是知道他的厉害，想和他一较高下……不管怎样，尤烈对素心的行为谈吐，十分反感。

“对不起！尊尼，”素心在电话里道歉：“德国玩具厂的厂商来这儿度假，我们百货公司代理他的玩具，我要尽地主之谊，陪他几天，这些日子我都没有空。”

“等他们走了我再给你电话，我可乘这几天空闲，全心全意练车。”

“练车，练什么车？”

“电单车。”尊尼笑：“奇怪吧！一个开跑车的人怎么忽然开起电单车？”

“是什么原因？”素心一面签文件，一面随口问。

“我要参加一个不公开的小型赛车，好久没有开电单车了，我们都没有把握，是否能够再次重振雄风。”

“你们，谁？”

“以前的五骑士，念中学时，我们常常在龙翔道赛车，现在龙翔道车多了，房子又多；不过，凌晨四点，作个短程赛还可以。”

“五骑士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“尤烈、李柏加、赵子洋、唐路易和我，一共五个。”

“尤烈！”素心马上放下笔，集中精神问：“谁提议这玩意儿？”

“当然是尤烈，他最贪玩，不甘寂寞，鬼主意又多。他说，突然想远离那些女朋友，大概怕香水熏死他。”

“赢了又怎样？”

“我们五个人合资订购了一只金杯；而且，尤烈夸下海口，他说他一定会赢的。如果他真的赢了他可以获得金杯，我们其他四个人请他吃饭、敬酒。”

“要是他输了呢？”

“他请我们吃饭，向胜利者敬酒。”

“尊尼，我们一起吃午餐……”

“二小姐，你不是想参加赛车吧？”拿文件进来给素心签的是女秘书莎莲娜，素心说的话，她全都听到了。

“不错！”素心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妥，她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但是驾驶电单车很危险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很少女孩子会开电单车的。”

“我会，我和大姐是完全不相同的，她文静、内向；我调皮，爱运动。十三岁那年，我要求爸爸送我一份礼物，就是一辆全新的电单车。”素心靠在椅背上：“我会开电单车，已经是五年前的事，在法国，偶然也玩玩。”

“但是，那尤烈……”

“对付他！”她挂上手袋站起来：“当务之急是立刻买一辆性能好的电单车，来不及订购了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今天还有好几个约会。”莎莲娜跟在她后面。

“我不会忘记，生意始终要做。”

这些日子，素心可真忙，大半天在三间公司来来去去，应付生意上的应酬，还要秘密练车，要不是她那么年轻，早已支持不住了。

其实，想报仇，买个枪手把尤烈“砰”的一枪就解决了；但是，素心不想这样做。

第一，杀人是犯法的；第二，尤烈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她要尤烈亲自尝一下他送给别人的痛苦，她不希望世界上有第二个可怜的李蕙心。她的报复是积极性的，她最终的目的，要尤烈痛改前非。

二

赛车的那天，凌晨三时五十分。尤烈领着四个铁骑士来到起点处，看见一辆纯白的摩托车，车上坐着一个戴白色头盔，穿白色运动套裤，外罩一件白色风衣的人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们不是说过了，有一位神秘人参加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大家都认识；而你本人说过无所谓，六个人，热闹些。”

“的确很神秘，戴了眼罩，白手套，一身的白……”

“如果你认为他对你有威胁……”

“尊尼，不必用激将法，我同意他参加就是了。多一名手下败将，我胜得更光彩些，来吧！一、二、三，出发了！”

死气喉发出刺耳的噪音，“隆、隆、仆仆……”六架铁马飞了出去。

尤烈一直领前，车声、笑声，划破了黑夜的宁静。幸而附近不是住宅区。

途中，神秘人一度与尤烈平齐。很快，他又落后了，尤烈的笑声更响高。

赛程过了三分之二后，情形有改变——神秘人一直与尤烈平头，尤烈

紧张得不笑了。

加油！加油！其他四个人被抛在后面。

在抵达目的地的一刹那，神秘人超越了尤烈，在终点停车等候。

尤烈跟着到达，他说：“朋友，你赢了！我很想知道你是谁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尤烈再问：“你是谁？游戏已经完了，不必再神神秘秘。”

尊尼他们都赶来，尊尼问：“尤烈，你是不是输了？谁赢？”

“我输了。”尤烈点一下头：“他赢了，但看来他是个哑巴。”

她脱下头盔和眼罩，头一摆，长发在晨风中飘扬。

“你……”尤烈大感意外，指住她：“想不到竟然是你，你怎么可以……”

“你是个女孩子，怎么可以玩电单车？而且玩得比我好。”素心一阵笑，她拢拢秀发，姿态很优美：“你输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从未说过她可以参加。”尤烈叫，声音在黑夜中特别尖锐。

“你也从未说过素心不可以参加。”尊尼回转头：“是不是？子洋、柏加！”

“对！”他们不约而同。

“我心不服、口不服，我要和她再比赛一次。”

“尤先生，如果你不服气，金杯我让给你，你可以不请客，不敬酒；但是，我不会和你比赛。这儿虽然不是住宅区，但还有疏落的房子。更深夜静，电单车呼隆呼隆的吵，太没有公德心。”她说着戴上头盔，打动马达，摩托车向前飞驰。

风衣迎着风，像个白色天使在黑夜中飘过。

“素心……”尊尼、柏加、子洋马上跟在后面，路易也想再一睹素心芳容，没说再见就去了。

只留下尤烈一个人。他第一次失败，第一次没面子。他握紧拳头打在电单车上……

“二小姐，你好棒，竟然赢了姓尤的，他一向事事比人强。”

“唉！我骨头都快要散了，过去拼命练，人还好，昨晚比赛后回家，一躺在床上，我的天，像被人毒打一顿。”素心靠在椅背上：“其实也很不公平，我们安排他和一位金发美人玩了一天，他三点钟才和那位美人分手，先跳了几小时舞，哪儿还够体力赛车？”

“他可以像你一样在家里睡一天，谁叫他那样风流？”

“他自信，人又直肠子。”

素心在称赞他呢！不是吗？莎莲娜问：“二小姐，他是不是像三浦友和？”

“鼻子、面形和嘴唇都像。他生了两道彩眉，眉毛向上飞，悟性高而且平步青云，一生好运。他的耳垂珠又厚又长，少年运好，一生福寿双全，额头饱满开扬，是出身豪门的贵相。他最吸引人的是一双眼，三浦友和是单眼皮，他不但是双眼皮，而且眼大，眼珠子漆黑，眼神充足，他的眼睛是含笑的，所以女人一接触他的眼睛，马上便被他迷住了。他那双桃花眼虽然漂亮，但在相学上是不好的，幸而他眼神足，明亮而开朗。也可以说并不像三浦友和，他更英俊；而且他比三浦友和更高大健硕，大概吃牛扒多，他比较像美国男孩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看得那么透彻。”

“我拿了他的相片去找算命先生啊！不过，我认为算命先生只算了一半。”

“你还替他算命？”莎莲娜哗然：“你好关心他。”

“关心他？做梦！”素心反问：“要对付一个敌人，首先要了解他，知彼知己，然后百战百胜，不是吗？”

“相片一定是安芝供给的。”

“不是她还有谁？她也很迷尤烈。如果我们不是老同学，她不会帮我。”

“那相士说姓尤的将来会怎样？”

“他呀！哼……”电话铃响，素心没有时间继续说下去。

尤烈虽然不甘心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，尤其是他知道素心串同其他人设下陷阱，他从温柔乡跳出来，去参加那场比赛，不失败才怪！

但是，陷阱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又没有人拿着轻机枪迫逼。李素心先抵达目的地，又是他亲眼目睹的。虽然尤烈一万个不愿意；但是，尊尼他们一弹一唱，他在无可奈何之下，终于被迫请客。

尤烈是主人，可是他故意迟到，谁知道他迟，李素心更迟，影子都没有。

“这个女人，专会摆臭架子。”尤烈气得走来走去。

“女孩子嘛！总要打扮打扮的。”李柏加抢着说。

“我看她不化妆一定像个老巫婆。”

“不可能！她平时也不化浓妆，很清淡的，她的五官美极了。”

“那她一定经过整容，我看见那些整过容的女人就害怕。”

“我不相信……啊！素心来了！”

李素心披一件黑色的披风，长发上压着顶黑色镶水钻的小绢帽。霍尊尼和赵子洋，分别侍候在她的身边。李素心拉下长披风的蝴蝶结，霍尊尼马上为她把披风卸下。

一件吊领、低胸、露背的真丝晚礼服，套在李素心那粉白而健美的胴体上，令人为之目眩。

造物者何其不公平，有些女人那么丑，而李素心美得那么无懈可击。尤烈看着她那露在晚装外的半截丰满的胸脯，那小蛮腰，他心里还是那句话：“二十分，值二十分。”

李素心的艳光，与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相辉映，她漠视十只惊艳的眼睛，她向尤烈伸出了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：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“小姐迟到是值得原谅的。”尤烈只碰她的手套，语调带着嘲弄。

“素心，先喝杯酒？”子洋细心地问：“薄荷酒还是些喱？”

“快九点了，相信每个人的肚子都在抗议。”尤烈没等素心回答子洋的话，轻蔑地说：“晚饭应该开始。”

尤烈极之不礼貌，坐着在等吃。李素心毫不介意的，微笑着对子洋说：“吃饭了，饭前酒也可以省了。”

“哼！”尤烈翻了翻眼，嘴里咕哝：“我尤烈会在乎一杯酒，笑话！”

那顿饭吃得并不愉快，其实尤烈和素心每次碰在一起都不会愉快。平时不是尤烈请客，素心还会说些笑话，几个大男孩就乐了，今天素心也省得开口。

饭后跳舞，早已约好的，尊尼说：“尤烈，在你的贵宾未来之前，先把金杯颁给冠军。”

“金杯又不是我独资购买的，随便找个人颁奖。”尤烈不以为然地耸耸肩。

“等尤先生的小姐来了，由尤先生的小姐颁奖，岂不更热闹？”素心这么一说，众人齐声赞同。

尤烈可不会那么笨，在小姐们的面前认输，他马上拿起金杯，往素心面前一推：“你的！”

素心接过金杯，连声地谢，她一面看着大家问：“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，如果尤先生输了，他会向冠军敬酒。”

尤烈面色涨红，气火啦！

“尊尼，你好够朋友！”尤烈怒目而视。

“这是你自己提议的，你赢了，大家向你敬酒；你输了，向冠军敬酒。而且，我们不是朋友，是亲戚。”

“好，敬。”尤烈拿了一杯酒，尊尼连忙替素心拿酒，素心一直在微笑，像看戏似的。

“敬你！”尤烈气呼呼的，举了举杯，可不是对素心说，然后“咕噜咕噜”地把酒全灌进肚里。

“谢谢！”素心也把她的酒喝了，尊尼领头鼓掌。

气氛本来很热闹，但对尤烈来说是火上加油。

他气鼓鼓地坐在椅上。

不一会儿，他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全来了，一共五个，尤烈看见她们大声吼：“我以为你们都不来了，没有时间观念，就只会打扮讨男人欢心，没出息！你们化妆要多少小时？三个？五个？”

“你不是叫我们十一时三十分来的吗？”其中一个委屈地说：“现在才十一时二十五分。”

“还驳嘴？改天来见我，全部不准化妆，我看你们不擦粉是个什么鬼样！”尤烈推她们走出贵宾厅。夜总会的舞池旁，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大桌子。

尤烈首先带领他的舞伴——刚获选为慈善公主的女孩子到舞池跳舞。

“他简直像疯狗，”素心看着尤烈翩翩起舞：“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。”

“他今天心情特别烦躁，平时不是这样的。”子洋说。

“没办法，他给那些小姐们宠坏了！她们只会讨好尤烈、巴结尤烈、迁就尤烈，谁都想做尤烈太太。”尊尼摇一下头。

“他喜欢刺激、新鲜，他不会安份守己，一生一世对一个女人。”

“这倒是事实。”子洋听到换了音乐：“素心，我们也去跳舞。”

“喂！你身边不是有一位小姐？”尊尼马上抗议：“素心是我的舞伴。”

“我和你陪素心一起来，素心是你的舞伴，也应该是我的舞伴，”子洋压低嗓门说：“至于我身边的小姐，是尤烈的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大家别争了，冷落那位小姐是不公道的。”素心说：“你们分别跟我跳一个舞，跟那位小姐跳一个舞。”

素心的话，尊尼和子洋是不敢反抗的，何况素心的处理方法也公平。

看完第一场表演，李柏加突然提议说：“尤烈，你是今晚的主人，素心是主客，你应该请她跳一个舞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尤烈站起来：“李小姐，请！”

尤烈甚至没有走近去为素心拉椅子，素心大方地站起来，主动走到尤烈的身边，两个人像拉线木偶似的——只会动，不开腔。

素心打破僵局：“尤先生，你今晚好像很不开心，是不是从未输过？”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。”

“但是，败在一个女的手上，就不是平常事了。”

“我并不承认败在你的手上，如果你真有本领，你没有理由拒绝我的挑

战。”

“第一个过终点是我，你自己亲眼见的。”

“你不要把我当傻瓜，你利用美色买通几个男人设陷阱，我都知道。只有你这种女人才会这样卑鄙的。”

“你现在身边有五位小姐，你也可以用美男计，设个陷阱来害我。”

“跟你这种人闹，赢了也不光彩。”

“尤先生，音乐已经完了。”

尤烈没有停止舞步，用力揽着素心的腰，没半点怜香惜玉：“没有一条法规规定，跳完一个舞不可以跳另一个舞。”

“整个舞池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不想和你合拍表演。”那时候，刚好另一个音乐响起了。

“你的舞技平凡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的舞伴。”尤烈冷笑几声：“还说表演呢！”

“你别丢我的面子了。”

素心甩开尤烈的手，挣脱开来，回到座位，三分钟内，尊尼替她披上披风，离座而去，子洋马上跟着告辞。

“这女人真没礼貌，”尤烈回到座位：“舞跳了一半，走了也不向主人告别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们又发生争吵。”

“我才不会和不相干的女人争吵。”尤烈耸了耸肩：“佩斯，跳舞，该轮到你了。”

“二小姐，甜蜜蜜香味不褪色唇膏菲林送来了。”莎莲娜说。

“好的，你在试片室等我。”素心签了文件，交给采购部经理。

她回了几个电话，然后才到试片室。

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：“开始。”

灯全部熄灭，小小的银幕上出现了画面，素心瞪着双眼看，面色变了一次又一次。

放映完毕，莎莲娜看了看素心：“二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，这是什么广告？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信任他！”

“尤氏广告公司，是这儿规模最大，而且也是最有名气的广告公司，过去，他们所做的广告实在不错。”

“打电话给尤烈，”素心霍地站起来：“叫他马上来见我！”

“广告接头的事，他从未亲自处理，大不了派个经理来。”

“这个广告我不是花了几十万，是几百万，我要广告一出，第一批货全部销掉。”素心很生气，一边走回办公室一边说：“他不来，和他取消合约；还有，我找他的死对头——万象广告公司。他不在乎钱，面子可得顾啊，哼！”

她回到办公室，靠在椅背上直呼气。

一个上午找不到尤烈，下午，莎莲娜总算找到他了。

“二小姐，尤烈说，六点钟来。”

“六点，”素心等得发火，嚷着：“谈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时间？”

“他说有很多事情等待他处理，他肯来，是看在李小姐份上。”

“哈！好多情重义！我姐姐在天堂也会笑。”素心挥一下手：“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罪，休想！”

“二小姐，你何必生气，反正两点钟公司要开会。”